

秋日回眸

□邵婷

初秋，蝉语渐渐消散，穿过柳林的风声带了些凉意。萧瑟的秋风为林木披上一树金黄，远山便沉默着迎来一场丰收。

不知为何，只想在悄然到来的秋天里走一走。

大门前的一片极小的泥土地上长着几株桔黄的小花，挺拔细长的枝干上侧生出许多暗绿色的叶子，顶端只纤纤生着一只花骨朵，桔黄色的狭长花瓣细密地排列一圈，似菊而非菊。倘在今日这般飒飒的寒风中邂逅一朵陶渊明心中的菊花，必然心生欢喜，如若不然，遇见几株难闻姓名的绽开在乡野小径的野花，心间亦会漾出几丝暖意。

它们盛开了一个夏天，如今仍然骄傲地盛开着。只是迟钝如我，四十天左右的暑假接近尾声，恍然发觉这个暑假竟跨越了两个季节。我将视线自足底的花草移向远方，以绝对的地理优势俯瞰着群山怀抱中的村庄。幻想着那从茂林深处缓缓升腾起的炊烟，被四面八方不同方向涌来的风吹向未知的远方。

当我稚嫩的双瞳初次扫视这个村庄时，村庄也以她注视过不同时空的人在这片土地繁衍的饱经风霜的眸子凝视着我，凝视这一个蹒跚学步的生命。彼时，她在想些什么呢？她或许在想：这个注视着我的孩子，等她足够大了，便会在我的怀抱里，等那报春的鸟儿鸣出第一声啼叫时在田野里播入种子，待那习习的秋风扫落第一片枯叶时在田野里收获种子——这个人类延续千年的生存

方式，紧紧地抓住着这片土地上的人群。

突然想起卧在病榻的三爷爷，临时决定去探望他。三爷爷是村里的老中医，戴一副不知度数的近视镜，在村口的那棵老槐树边开着一家小卖部，既卖治病救人的药，又卖引小孩嘴馋的零食和一些日常用品。

幼时嘴馋，我常常一个人跑去三爷爷店里蹭吃蹭喝。三爷爷的小卖部里也有许多书，我没有被零食夺去了心意的时候，三爷爷常捧着一本书读予我听。衰老的嗓音不疾不徐地讲着词人纳兰性德“何事秋风悲画扇”的寂寥往事，讲着刘姥姥入大观园的人情世故，讲着梁祝化蝶的凄美爱情……心系零食的我不懂三爷爷浑浊眼珠里偶然滴落的泪水，不解地问：书里有什么？他答：书中有美好的生活、暂时的分离、偶尔的杀戮。

农忙时节，顶着烈日在地里劳作了一天的乡亲们吃过晚饭后，喜欢拖着凉鞋来到村口的这棵古老的槐树下纳凉，手握蒲扇，相互诉说着庄稼的情况、诉说着平淡得吹不出褶皱的日子里的喜怒哀乐。每每这个时候，三爷爷便从小卖部走出，大声呵斥众人扰了他的清闲，怒目圆睁。乡亲们本想发火，看见三爷爷消瘦的脸颊便不作声了，闷闷地收了蒲扇，拖着凉鞋回家去了。三爷爷回到屋里，我知道今日的读书时间结束了，欢快地向他道了别，蹦跳着走入人群，听着一个汉子的叫骂声散入风中。若不是怕

他一人出啥事，哪个乐意每天晚上跑去槐树底下喂蚊子？

村里的道路变得宽广，那棵槐树站在颓废的房屋旁，依旧高大，沉默不语，缄默地度着时光，日复一日地储存着秘密。已显破败的小卖部上了锁，无声地宣告它的主人不在的事实。询问路过的村民，才知三爷爷病情加重，家里人送老人去了医院。

我在老槐树下的石凳上坐了许多。蜿蜒着通向远方的水泥路上不时有汽车呼啸着驶过，颓败的小卖部里似乎有沙哑的读书声透出门缝拐出来，拐进心里，潮湿就随着血液流至全身，变作眼角的湿润，也变作离人的眼泪，流过尚在世的人的一生。它奔腾着雀跃着流动着，便是一首关于时间的诗歌，谱写它的人，大概就是自然吧！

楼台处处迷芳草，风雨年年怨落花。再次回到家门口，群山、田地，村庄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瞳孔，迷蒙在秋风吹起的烟雾中，悠久得像是来自久远的历史深处，我是那只不知晦朔的蟋蟀，目睹了它们漫长生命中一天的模样，却以为它们一生都是这个模样。陡然间想起了门口的那几株桔黄的小花，蹲下身子寻找到它们。今天的风刮得比昨日还要猛些，它们都倾斜了身子，在寒风中颤抖着。

不出几日，这抹桔黄渐次凋谢，零落成一抹鲜亮的记忆。然而我并不心伤，落叶惊醒整个秋天时，橘黄染遍山野，像火，似金。

辞旧迎新（五句子·六首）

□王海

辞旧年

兔儿乖乖满脸笑，
一年贡献有多少？
辞别二〇二三年，
捧出许多红喜报，
一跳一跳入新巢。

重“三农”

获得感，幸福感，
年年递增人人欢。
乡村振兴重“三农”，
开发产业种好田，
阳光照亮农人脸。

金龙来

银兔告别金龙来，
欢天喜地笑颜开。
庆祝全国传捷报，
迎新战歌普天盖，
神州沐浴新时代。

城乡情

元旦过了春节来，
城乡共建情澎湃。
春耕物资运下乡，
农副产品运不败，
满足市民里和外。

环境美

环境整治又一年，
街道小区皆美观。
绿荫走廊夏日凉，
花草摇曳四季鲜，
天天看到水晶天。

冬翻忙

天寒地冻也下田，
冬翻土壤赶时间。
犁开板结泥浪涌，
阳光晒进几多暖，
迎春孕下丰收年。

风中的铃铛

□张国炎

攀上历史檐角，弄风作响
悬挂在楼台亭阁庙宇华堂
把时间摇晃，等待升腾的火花
湮灭的背影里，是最后的鸣唱

壮怀生命旋律，声动四方
抚平人心沟壑和无休欲望
看世事荒唐，全写在千年纸上
铁骑踏破官墙，铃铛格外响亮

常到人间高处，仰望上苍
乞求神灵听见风中的激荡
悦耳的清唱，唤醒尘世的暖阳
没有风雨之夜，谁在叮叮当当

拨亮诗人灵感，激情飞扬
迸发的华章在墨香中滋养
听知音唱和，高山下流水汤汤
天籁悠长婉转，相逢别来无恙

阳春面

□陈建兴

日前，去朱家角老街，见一民居前飘着招牌旗：“阳春面”，顿时倍感亲切，欣然走进狭小的店堂，叫了碗阳春面，端上了一看，清汤寡水的，面上漂浮着点点香葱，一股特有的猪油香味扑鼻而来。这忽然让我想起儿时弄堂口的那家妇女食堂的阳春面，简直如出一辙，丝丝白面，平添出缕缕的美味情怀。

阳春面，是上海弄堂百姓爱吃又便宜的大众面食。记忆中令人垂涎的味道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生猛海鲜，而是八分钱一碗没有“浇头”的光面。

长宁路四七六弄口的妇女食堂卖阳春面、煎油条、摊大饼、磨豆浆、做粢饭……店虽小，供应的早点却不少，我常端着一只钢精锅子去买阳春面，看着师傅在热气腾腾的灶头上下面，他将十几只碗和我的钢精锅子分开排好，把事先熬好的猪骨汤盛进一只只的碗里，

舀点猪油、酱油，淡酱色的面汤清澈见底，再洒上几粒小葱花，煮至面条浮起，师傅右手拿着一双长长的筷子，左手拿漏勺，将面一捞一抖，折成三折，放进配好佐料的碗里，一碗香飘飘的阳春面做好了。

那时阳春面，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好吃，就是现在老母鸡汤煮的面，也没有记忆中的阳春面那么鲜美。

爱吃阳春面，想着自己动手来煮面。第一次煮阳春面就闹了个笑话。我把妇女食堂师傅下面的动作忘得一干二净了，水煮沸，面放下去后，我神差鬼使般地将酱油、猪油、葱花一股脑全倒进了锅里，一边放料一边还沾沾自喜，马上就可以吃上自己煮的阳春面了，我兴奋地用筷子将面搅拌了几下，怕粘底。二三分钟过去了，我揭开锅盖，弥漫的香味传遍了老屋，可当我用筷子去夹面

时，面条“烂拖拖”的，就像泥鳅般从筷子夹缝中溜走了，阳春面煮成了烂糊面。

记得常去愚园路上的长宁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便去对面的“花园村”饭店吃阳春面。一次，对面坐着一个拄着拐杖，穿着对襟棉袄的老头，他买好筹码，坐在台边，一位女服务员欲收筹码时，老头笑眯眯地说：“姑娘，我要碗汤满出来的面，但汤不能滴到地上。”说完，老头狡黠地笑笑。女服务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把操着一口苏州话的师傅叫了出来，老头又重复了刚才说的话，那厨师也没搭理老头“嘿嘿”一笑，扭头回厨房去了。没多久，厨师自己端着碗出来了，一双筷子把热气腾腾的阳春面挑得高高的，直走到老头的面前，才将一筷子挑着的面放进碗里，面汤满满的，一点也不溢，拐杖老头不语，直点头。

阳春面，是弄堂许多人的旧忆，也是刻在骨子里的暗记。

严冬的晚上，我饥肠辘辘，家里的煤球炉又封了，我壮着胆子问我母亲要了八分钱，拖着拖鞋，袜子没穿就冲出了家门，直奔妇女食堂，走在路上，冻得直搓双手，进得店堂，刚坐下不久，一碗冒着热气的阳春面端了上来，汤上飘着翠绿的点点葱花，阵阵香味扑鼻而来，我把阳春面卷到了筷子上，一口吞下去，如此反复，惬意无比，时而，我又找到面条头，一根又一根地吮面，“嗖”的一下，面吞肚子里了。一碗阳春面下肚，一股暖流穿透了身体，我再将大碗端起，“咕噜咕噜”把汤喝了个精光，胃渐渐暖和起来，这种感觉，是冬日之晚满满的幸福。踏出店门，凛冽的寒风又扑了上来，我打了一个响嗝，消失在弄堂深处。

八十年代初，我和良沪从农场顶替返沪在街道团委工作，那时大家都没谈朋友，我、良沪、鲍秀珍、商忠强等人天天晚上在团委“嘎山胡”，肚子饿了便去华阳路口的那家待业青

年开的“华五饮食店”吃阳春面充饥，去多了，认识了卖筹码的待业青年邵振华。他经常叫煮面师傅在我们的碗里多放点猪油，我们便开心得不得了。当大家摸口袋抢着买单时，良沪手中早已准备好了粮票：“你们出钞票，我出粮票。”每每如此，我便想着也让良沪“出点血”。那时，我们经常代人值夜班，为的是七角钱的夜班费。有次，财务发夜班费，我帮良沪代领了，晚上，我叫大家去吃阳春面，说是良沪请客，良沪眯着眼：“我又没有钞票。”我说没关系，到时变出来。买单时，我对大家说：“今天吃面是良沪的值班费，把它吃掉，省的他又去跑银行存‘贴花’（小面额零存整取）了。”大家乐得手舞足蹈，庆祝良沪请我们吃阳春面。

不知从何而起，大街小巷的饮食店，阳春面不见了踪影。经常吃面，便想到了阳春面，勾起我的情感与念想，我闭目如见其形，伸鼻犹闻其香，回味似留嘴边。

忘不了，童年的阳春面。